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J25nB156

無幻禪師語錄

明 性沖說　慧廣編集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無幻禪師語錄序
  - 無幻禪師語錄序
  - 無幻禪師語錄序
  - 住車溪庵語
  - 徑山語
  - 示禪人
  - 機緣
  - 拈古
  - 頌古
    - 經前題上以字不成八字不是是甚麼字
    - 黃龍選住持
    - 魯祖面壁
    - 睦州如喪考妣
    - 女子出定
    - 青州布衫
    - 趙州喫茶去
    - 百丈開田
    - 僧問投子法身還受苦也無子曰地獄豈是天堂
    - 趙州問投子大死人活來時如何子云不許夜行投明須到
    - 夾山參船子和尚
    - 雲門日裏看山
    - 六祖荅不會佛法
    - 僧問洞山清淨行人不入涅槃破戒比丘不入地獄何如山曰度盡無餘影還他越涅槃
    - 德山托缽
    - 仰山一二三子偈
    - 雪竇與李殿院并羽士秀才同坐李問三教中誰尊竇下禪床叉手而立李云何不道竇云對夫子而難言
    - 馬祖離四句絕百非
    - 達摩大師頌
    - 雪峰一日參德山山云你與我喚義存來

- 高峰上堂云盡十方世界是箇缽盂汝等諸人行住坐臥俱在裡許若也識得達摩大師與你為奴若也未識二時粥飯將甚麼喫
- 巖頭三句
- 香嚴獨腳頌
- 二庵主豎拳
- 臺山婆子
- 抬頭有省
- 次德山托缽頌

◦ 讚
- 觀音
- 水月觀音
- 魚籃觀音
- 指顧觀音
- 題二祖圖
- 達摩
- 佛祖手卷
- 傳袈裟
- 古卓真
- 義道中真
- 玉峰圖
- 三教圖
- 師子端禪師

◦ 偈頌
- 集無趣和尚語偈偶成三首
- 參禪偈十一首
- 示禪人六首
- 山樓寄幻
- 登烏瞻山
- 辭招遊石湖
- 徑山回至圓明禪院關居二首
- 霅溪道中
- 訓西歸子
- 嘆皮袋子
- 訪靜源禪友於金山
- 入信七首
- 山居十首
- 雪中即事二首
- 述懷

- 苔沖玄計居士
- 詠時弊三首
- 省身三首
- 物外偶成六首
- 遊山七首
- 行蹤二首
- 托缽
- 生日偶成
- 村居
- 苔同參
- 苔梅村
- 登萬壽山懷古
- 春晴溪望
- 過圓明禪院二首
- 苔見招
- 苔幻上人日用工夫
- 頌清淨經內觀其心心無其心
- 知幻究真
- 念佛頌四首
- 指心八首

- 牧牛圖
  - 尋牛
  - 見跡
  - 見牛
  - 得牛
  - 牧護
  - 騎歸
  - 存人
  - 相忘
  - 還源
  - 入廛
- 六根
  - 眼
  - 耳
  - 鼻
  - 舌
  - 身
  - 意

- 雲棲六景
  - 回耀峰
  - 寶刀巃
  - 壁觀峰
  - 青龍泉
  - 聖義泉
  - 金液泉
  - 荅見卓
  - 無生
  - 鑄鐘
  - 拄杖
  - 火炮
  - 拄杖
  - 層巒夕照
  - 巖臺夜月
  - 寒江釣雪
  - 龕銘
- 雜詠
  - 山中四威儀
  - 又
  - 心量歌
  - 十二時歌
  - 題徑山植樹行者
  - 勝果寺月岩秋夜有懷
- 號偈
  - 月庵
  - 潮音堂聽泉
  - 證川上人
  - 桂秋宇
  - 日巖
  - 卓庵
  - 了心
  - 萃林
  - 復元
  - 六觀
- 佛事
  - 為沈居士秉炬
  - 為石庵殿主秉炬

        - 為童兒秉炬
        - 秉炬
        - 移舊骨入塔
        - 挂真
    - 無幻禪師行狀
- 卷目次
    - 1
    - 2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無幻禪師語錄序

聞夫一光東亙，五葉華開，密運靈機，千差競入，所以諸方，各宗其宗，門風自是不一；共學所學，知見何曾有二？唯我車溪大師，乃臨濟直下兒孫，實無趣克家之子，默籌七事，妙協三玄，播黃蘗吐舌之風，顯高安[祝/土]拳之用，掌殺活機，權衡學者，秉吹毛劍，勘驗諸方，遐邇咸推，獨步古今，屈指一人，苟非承宿願之再來，寧不為多生之根熟也。圓澄生不遇時，學無所附，福輕罪重，不能面稟，佳猷道聽途傳，歲月徒增渴想。茲因南明禪友，持錄相示，焚香頂讀，自覺潛神，再玩淵微，初心頗愜，何期不出蛙居而聞所未聞，生逢斯世而遇此難遇，如展智囊，始知己見之朦朧；似入大海，方信江湖之狹淺。自慚無德，莫可讚揚，略著數言，聊伸翹致爾。

萬曆甲寅年夾鍾月　　日嗣曹洞正宗第二十七代會稽晚學雲門顯聖寺住持圓澄沐手撰

無幻禪師語錄序

從古衲僧大事明了者，如麻如粟，但得己躬安貼，便自休去歇去，絕無語句漏逗流傳，誰謂千七百則葛藤而外，佛法遂爾斷滅。幻上人於無趣老人處得些氣息，便爾揚眉瞬目，闊步禪林，搖唇弄舌，何異蛟龍得一滴水便會作浪興波。法孫某比丘裒次成書，程尚甫刻而傳之，然非幻上人之意也。近代作家如高峰、中峰兩和尚，父子智燈相續，各有語錄，並增入藏；其他或有或無、淺深難測。今無趣與無幻，一時兩錄並傳，說者謂優曇再見。外紹乎？內紹乎？昆季乎？父子乎？請質之雲棲老人，定應緇素不爽。

吳興夏休生、蔡善、繼和南書於無憂堂之空有齋

無幻禪師語錄序

予固非知禪者，其於古尊宿升堂入室，示眾小參，乃至拈提贊頌，種種著述類而成編者，未嘗不莊誦而樂玩之也。若其奧旨微機，通玄入要，主賓互換，人境交奪，明暗相參，殺活自在，脫義路、超情量，非予劣智所能測識者，不敢妄為之說也。茲無幻古湛禪師既謝世，門人錄其語為帙，將鋟梓以傳，徵序於予。予未識禪師之面，而幸獲睹禪師之遺言，猶面也，合掌焚香書此以弁其卷。

老病僧袾宏和南謹識

無幻禪師語錄卷上

門人　慧廣　編集

住車溪庵語

圓藏經小參：「釋迦老子道，始從鹿野苑，終至跋提河，於此二時中，未嘗說一字。秖如這一大藏教從何處得來？」遂拈拄杖劃一劃，云：「從這裡去，諸大德還檢得出麼？若於此際一肩荷負，不但釋迦老漢一期落處被你等看破，亦使沖關主結舌有分。其或信之未及，數墨循行，如披破絮入棘林中，何時解脫？昔日有婆子請趙州轉藏經，州秖遶禪床一匝，傳語婆子轉藏經竟。婆子聞云：『某甲請轉全藏，云何秖得半藏？』諸大德！那裡是他轉半藏處，還會麼？五五二十五。欲識全藏麼？」良久云：「善吉維摩談不到，目連鶖子視如盲。」

師問秀座主：「教依甚麼？」答云：「依理。」又問：「理依甚麼？」主無對。師曰：「你問來座，問理依甚麼？」師曰：「大眾聽取。」

兩客下棋次，僧到請益，師云：「若論此事，如兩家著棋用心，鮮有不克者。何則？若也未知局面，舉必全乖，不善權宜，觸途遭喪。秖為他意馬散失，狂象無鉤，兵車不識，機關心麤，常行險地，不惟重重納敗，將見皮破血流。若是主將威嚴，士途平坦，如是而砲不虛發，發則打破重圍，兵不亂行，誰肯直前退後，天馬而追風八面，神車而竟沒遮攔，不唯致勝奏功，畢竟風行草偃。」良久云：「太平元是將軍致，不許將軍見太平。」

無趣和尚忌辰，陳供養畢，拈香云：「此一瓣香，熱向爐中，為光明雲，為祥、為瑞，專伸供養敬畏庵中無趣空和尚，惟願於光明中劈開面門，現大人相，與諸人等大家描摸。」遂作女人拜云：「看看山僧，舌頭墮地了也。咄！」

徑山語

示眾：「老漢本擬深藏鄉僻遣過生緣，爭柰無趣老人有不了底公案在，山僧出來與他了卻。」僧問：「如何是無趣老人不了公案？」師便打。僧云：「某甲有甚過？」師云：「殃及兒孫。」

示眾：「大道無向背，至理絕言詮，迥出三乘，高超十地，萬法不到處，特地光輝；生佛未分時，靈源獨耀，不落見聞、不隨聲色，直下無一絲毫頭，遍界全彰奇特事。直饒棒頭取證、喝下承當，猶

是曲為今時。更或光景俱忘，契心平等，畢竟亦非的旨，所以道『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到這裡，絕行、絕解、絕照、絕用、絕理、絕事，若倚天長劍凜凜神威，如鐵牛之機羅籠不住。今日明眼人前，不敢囊藏，被蓋八字打開去也。」拈拂子云：「諸上座還委悉麼？耀古騰今即這是，大千沙界一閒身。」

復舉：「雪峰拈拄杖示眾云：『我這個為中下機人。』時有僧出問：『忽遇上上機人來時如何？』峰拈卻拄杖。雲門云：『我不似雪峰，打破這葛藤。』乃拈拄杖云：『我這箇為中下機人。』時有僧問：『忽遇上上機人來時如何？』門便打。」師云：「大凡扶宗立教，須是頂門具眼、肘臂有符。看他二大老，殺活縱橫甚生奇特，仔細檢點將來，猶是節外生枝。若據山僧見處，乃豎起拂子云：『只將這個普為諸人。』無論上中下，若要擎展一任擎展，若要承當一任承當，處處把斷要津，箇箇壁立萬仞。且道忽遇其中人來時如何？萬國醉心嘗大鼎，相逢攜手上高臺。」

清明示眾：禁煙時節陳寒食，荒塚野田人啼泣，死骷髏上活眼開，鬼神茶飯都打失。首陽山堪隱逸時，人莫謂，春無力，一夜東風鼓少林，落花滿地成狼籍。

復舉：「臨濟大師拈拄杖示眾云：『我這裡是活底，一切臨時，要用便用。』天如以拂子搖曳，示眾云：『我這裡也是活底，一切臨時，亦是要用便用。』遂擲下拂子云：『臨濟止欠這一著在。』」師拈拄杖云：「我這裡臨時要用便用，不論死活。雖然」以拄杖畫圓相云：「臨濟、天如總出這個不得。」

示眾：「孤峰頂上闊步大千，十字街頭知音少遇，不禮維摩詰，不尊傅大士。」良久云：「舉頭天外看，誰是箇中人。」

示眾：「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卓拄杖云：「昨宵時雨滴空階，一片綠苔俱打濕。」

示眾：天清地寧，時亨道泰，摩醯正眼洞明，肘後靈符光彩，譬如善舞太阿，終不自傷其手，壯士展臂，不借他力，既是水到渠成，自然風行草偃。豈不見古德道「緣不虛應，似鏡臨形」，若能於心無事、無事於心，則法幢隨處建立。時節因緣到來，為人一句作麼生道？烹煆佛祖。

示眾：大道體寬，長空絕跡，按下雲頭，別通消息，同死同生，風行草偃。且今日，把住為人則是？放行為人則是？乾坤一合地糊餅，日月兩輪天氣毬。

留執事示眾：「孤掌拍不響，獨樹難成林，大家出隻手，掇起破沙盆。大眾且道，喚甚麼作盆？」良久云：「獨來將謂無相識，鬧市忽然逢故人。」

四月八日示眾：「毘藍園裡曾呈醜，古佛堂前又露形，不是月光三昧力，何年洗得你身清。大眾且道，釋迦老子今日誕生，未審此時落地也未？」一僧出云：「落地了也。」師曰：「你見甚麼人說？」僧無語，師曰：「杓卜聽虛聲。」

示眾：「古德有休去歇去底，特地一場愁；有一念萬年去底，死骷髏上無活蛆。還有鬧市裡虎麼？」一僧遽出，師便出去。其僧隨後云：「和尚道甚麼？」師曰：「老鴉入布袋去。」

過香積廚示眾，古德云：「不敬功德天，唯嫌黑暗女。」若恁麼，何處出頭來？又云：「有智主人，二俱不受。」雖然，秖救得一半。只今莫有不受者麼？也好與二十痛棒。何故？不見道「放下笊籬雖得價，動他杓柄也無端。」

朔日拈香畢，眾集，師良久云：「思而知，慮而解，鬼窟裡作活計。古人道『胡蜂不戀舊時窠，猛將不在家中死。』若是箇漢，聊聞舉著，剔起便行。在當時這般人用得著，在今日用不著。何故？大悲閣外數竿竹，橫者自橫直者直。」

端午示眾：「今日是端陽，日輪正停午，看取村落人，把筆書門戶，婆子抹雄黃，孩童懸艾虎，攀蒲映手青，插榴燒鬢火，秖知應賞時，誰想三途苦，時毒如是禳，死魔何處躲。禪流！若也未知歸。」豎起拂子云：「急須薦取這一箇。」

示眾：「石屋珙大師道：『過去事已過去了，未來不必預思量，只今便道只今句，梅子熟時梔子香。』大眾且道，只今便道只今句，為甚麼梅子熟時梔子香？還會麼？豈不見丹霞和尚又道：『過去諸佛已過去了，你等不必追念；未來諸佛又且未至，你等莫妄想；現在佛正當今日，你是何人？』」一僧出眾曰：「某甲今日不疑去也。」師喝曰：「汝見箇甚麼？」僧云：「某甲見處，如紅爐上一點雪。」師曰：「未夢見在。」僧便喝，師拈杖云：「喫得棒也未？」僧擬對，師便打出。

松陵歸示眾：水牯偷閒一月多，祖翁田地必栽禾，歸來懶得牽犁耙，未審其中意若何。諸上座！過去已過去，未來已未至，正當今日，還曾見有過去未來纖毫之相麼？若理會得下、分疏得去，任你早朝喫粥、黃昏打眠，有甚不甘；其或未然，更勞山僧從頭說起。昔日南泉和尚道：「王老師不會佛法禪道，自小牧一頭水牯牛，擬向溪東牧，未免食他國王水草；擬向溪西牧，亦未免食他國王水草；不如隨分納些些，總不見得。」諸上座！隨分兩字，大有淆訛在，莫錯會好。更聽一偈：山前山後從渠牧，隨處悠悠本自安，若也犯人苗稼去，牧童還用更加鞭。

示眾，良久云：「世界如許開闊，為甚麼在老僧手裡？」便歸方丈。

示眾：「若論此事，十字街頭靜悄悄地，窮岩絕谷鶴唳鶯啼。正當恁麼時，十箇有五雙，匙挑不上。還有本分道流，出來證據看。」良久云：「直得天雨四花、地搖六動，不如歸堂喫茶。」
示眾：「不登泰山，不知天之高；不涉滄海，不知水之深，此寰區中至論也。若是其中人則不然。」卓拄杖云：「手把虛空盛不得，威音那畔即今朝。」
示眾：「急急用工夫，單提狗子無，脊梁堅豎起，恰似須彌盧；打失昏沉窟，掀開散亂魔，廓然雲霧盡，長夜月輪孤。這箇猶是漸入佳境；若論宗門中事，開口便墮。畢竟如何即是？」卓拄杖云：「彌勒未開袋，迦文已入山。」
示眾：「腰包裹糝入山頭，腳未登高白汗流，不是閒遊觀勝境，皆緣未斷死生愁。諸上座！佛法遍一切處，一切處覓不得，秖有一處不覓自得，且道那一處覅？」良久，卓拄杖云：「東廝頭，佛殿裡。」
示眾：達摩不來東土，人人壁立萬仞，二祖不往西乾，箇箇常光現前，自從面壁九年，致使神光露布。咄！家醜不可外揚。
示眾：「心本是佛，造作即乖；道不屬修，染污不得。只此不染污，諸佛之所護念。山僧與麼說，早是不著便。不見道『毫釐繫念，三途業因；瞥爾情生，萬劫羈鎖。』」卓拄杖云：「紅爐點雪，黑夜穿針。」
示眾，舉起拂子云：「未明這些子，俱是妄卜度，既明這些子，亦是妄卜度。」一僧出問：「未明時卜度，某甲不疑；既明後為甚麼也是卜度？」師曰：「豈不見道『不得春風花不開，及至花開又吹落。』」
示眾：諸方有解猛虎項上鈴，控驪龍頷下珠，握須彌山[跳-兆+孛]跳過大海，劍刃上藏身，冰凌上走馬。大悲閣今日則不然，身寒縫破衲，腹餒煮藜羹，健則經行去，慵來臥石床。
示眾：「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笑殺老龐公，至今猶瞌睡。曾祖見人便面壁，不解寒溫；秘魔走到便擎叉，全無禮義。南山鑿鼻，不若死鰍；西院鑷刀，渾如鈍鋸。且道大悲閣如何為人？」卓拄杖云：「輪王總未拋三寸，遍界先聞刀斧聲。」
中秋示眾，舉：「寒山道：『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潔，無物堪比倫。』」遂喝一喝曰：「寒山大似抱贓叫屈，吾心似秋月，又道無物堪比倫。石屋和尚道：『吾心勝秋月。秋月非不明，有圓復有缺，安得如我心，圓明常皎潔。』這老漢賣弄有家私，怎柰勾賊破家。永嘉道：『江月照，松風吹，永夜清宵何所為？』卻較些子。雖然，也是臘月扇子。且道，大悲閣今夜又作麼生賞翫？」以拂子打圓相云：「金風吹桂子，滿院盡清香。」

中秋夜師月下坐，眾見亦來隨侍。師指月示之，眾擬問，師便歸方丈。
示眾：「古者道『盡大地都是自己』，走殺天下人；『盡大地不是自己』，疑殺天下人。直饒抹過二邊，滴水滴凍，到這箇門頭，了無干涉。諸上座還會麼？豈不見德山焚鈔、良遂敲門，猶是奴兒婢子。且道如何是主人？」喝一喝。
示眾，舉：「安國挺禪師在五祖時，因僧問『真性緣起，其義云何？』祖默然。挺侍次，乃謂：『大德正興一念時，是真性緣起。』其僧言下大悟。後寶應老人拈云：『五祖不合默然，好與二十棒。挺長老不合道「正興一念是真性緣起」，也與二十棒。其僧不合大悟，也與二十棒。寶應老還有過也無？也與二十棒。』」師曰：「寶應有過，且置。這許多二十棒，教阿誰下手？即今有下手者麼，出來與老僧相見。不然，大悲閣自下手去也。」便擲下拄杖。
示眾，舉：「僧問仰山：『法身還解說法否？』山曰：『我說不得，別有一人說得。』僧曰：『此人在甚麼處？』仰山推出枕子示之。溈山云：『寂子用劍刃上事。』忽有人問沖長老：『法身還解說法否？』老僧對他道：『枕子聾？』」
示眾：「不參古釋迦，不揖新彌勒，正當恁麼時，乾坤黑漆漆。且道山僧在那裡躲根？」喝一喝云：「莫錯下註腳。」

示禪人

老僧昔年遊歷叢林，參尋耆德，無非求箇歇處；諸方老衲別無異說，秖教人歇卻狂心，休從外覓。諸上座！莫說從外覓，你便從自己覓，總是外覓了也，何故？夜光尚在漁人手，徒使人從合浦來。諸上座！老僧有真實語言苦口相勸，各各自相體究。凡聖情量淨盡，自然真常獨露，但將從前虛妄攀緣念想塵垢一時放下，心如虛空，他時後日自識得根源去在。咄！伯牙遇子期，不是言相識。叢林建立，秖為修行，本色道流，宜從實履，不可掠虛過日，不可任意縱情，切須諦審先宗，畢竟是何標格，但外絕諸緣，內心不動，六門虛靜，萬慮冰清，泯絕根塵，無傷苗稼，雖然更須知有向上一著在。珍重。
大凡出家人，須會取佛意好。若會得，不在僧俗貧富貴賤，但隨家豐儉。諸上座盡是久歷叢林，遍參尊宿，作麼生會佛意？試出來大家商量看，莫空腹高心好。僧問：「如何是佛意？」師曰：「汝口似鼻孔。」

「大丈夫須猛烈裂斷從前伎倆，直下斬釘截鐵，打破佛祖機關，碾得須彌粉屑。豈不見黃蘗為人太親切，臨濟三番喫痛棒，向高安灘上省得來，卻把虎鬚顛倒捋。又不見龍潭逼拶周金剛，黑夜吹他紙燈滅。如今子孫多不古，耳內聞來口頭別，如斯將謂作參禪，逗到驢年未休歇。大悲閣下老婆禪，也是重新增口業，汝等諸人還知痛痒麼？」卓拄杖云：「一場狼藉。」
摩醯正眼，六處洞明，少室真機，一超直入，傳不傳之妙心，悟無悟之面目，直下斬釘截鐵，還同滯殼迷封；更若說性說心，卻是泥人洗澡。會麼？收拾不了。

機緣

僧到人事了，便問和尚：「如何是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師良久，問云：「會麼？」僧云：「不會。」師曰：「描也描不就，說也說不到。」
因一座主到，師舉古德云：「窮諸玄辯，若一毫置於太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於巨壑。若恁麼，不如歇去好。上座還歇得也未？」主喝一喝，師便打云：「客亭尚遠。」
二僧到，師問曰：「卻是作家禪客麼？」一僧曰：「和尚問甚麼？」師曰：「且過這裡來。」僧擬對，師便打，僧無語，師曰：「龍頭蛇尾漢。」復指第二僧，僧曰：「某甲道過了也。」師作拈棒勢，僧擬出，師喝曰：「同坑無異土。」
僧到，問：「德山和尚上堂云：『及盡去也，直得三世如來口挂壁上，猶有一人呵呵大笑。若識得此人，一生參學事畢。』未審和尚識得此人否？」師放聲云：「蒼天蒼天。」僧罔措，師便打出。
僧問：「提婆宗時如何？」師曰：「一字不著劃。」僧云：「不問這箇。」師曰：「圓相不著圈。」
僧問：「此事人人本具、箇箇圓成，未審達摩來做甚麼？」師曰：「北斗七，南斗八。」
師見僧來，展手示之，僧曰：「不會。」師曰：「與我一文錢。」
僧問：「臨濟大師道『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如何是無位真人？」師曰：「胡張三，黑李四。」進云：「及乎合煞來，又道無位真人是甚麼乾屎橛？」師曰：「南人唱北曲。」
僧問：「臨濟大師有四料揀語，意旨如何？」師曰：「汝逐一問來。」進云：「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展手作相招勢。進云：「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作捏聚勢。進云：「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乃袖手。進云：「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撒手便行。

僧問：「如何西來密傳心印？」師呵呵大笑。僧罔措，復問：「密傳箇甚麼？」師便打云：「開門漁笛近，明月在滄洲。」
師亭前立次，一僧問曰：「和尚在此作麼？」師指亭前水曰：「會麼？」僧云：「不會。」師曰：「門前一湖水，無面亦無底，年去復年來，滔滔流不已。」
僧問：「清虛之理，畢竟無身時如何？」師曰：「道者合如是。」進云：「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雪隱鷺鷥，柳藏鸚鵡。」
僧問：「如何是輪王三寸鐵？」師曰：「嚇！」僧擬進語，師曰：「住！住！遍界是刀槍。」僧有省。又一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死骷髏上撐活眼。」
二僧論萬法歸一，一歸何處。一僧曰：「一心歸於萬法。」師叱之曰：「噇酒糟漢，汝恁麼會，要見老趙州，驢年又驢年，正未夢見在。」僧曰：「忽有人問和尚，一歸何處時如何？」師曰：「爛溪直儱侗。」又一僧問曰：「機不離位，墮在毒海。如何免得此過？」師曰：「髑髏乾盡。」又問：「萬機不到處，作麼生行履？」師驟步入僧堂。
僧問：「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師曰：「有。」問曰：「新年頭佛法斆？」師曰：「家家點火燒香，處處篩鑼擂鼓。」進云：「謝師荅話。」師曰：「大悲亭今日不著便。」又僧問曰：「北禪烹露地白牛，此間除夜作麼生？」師曰：「謝子供養。」僧禮拜，師曰：「喫茶去。」
歲暮一僧來問：「臘月三十日到來時如何？」師曰：「家無索債人。」
僧問：「祖師心印狀如鐵牛之機，去即印住、住即印破。不住不破又作麼生？」師曰：「匝。」僧禮拜，師曰：「露。」
僧問：「臨濟大師有賓主句，請師荅一轉語。」師曰：「道來看。」進云：「如何是賓中賓？」師曰：「赤腳走紅塵。」進云：「如何是賓中主？」師曰：「長年無伴侶。」進云：「如何是主中賓？」師曰：「堂官叱吏。」進云：「如何是主中主？」師曰：「猛虎當路坐。」僧禮拜而出。
僧到，師問云：「何處來？」僧曰：「嘉定。」師曰：「六街三市，從何處得定？」僧擬對，師便喝。又一僧入，師曰：「適來這位大德祇對甚諦當。」僧擬進語，師亦喝。首座至，理前話問之，座曰：「二僧真嘉定人。」師曰：「你何處見得？」座便喝，師拈棒，座便出去。
僧問：「婆生七箇子，六箇不遇知音，秖這一箇也不消得，便拋向水中，意旨如何？」師曰：「非公境界。」進曰：「忽遇其中人問時，如何祇對？」師便打。

僧問：「古者道『從無住本建立一切法』，如何是無住本？」師曰：「豈不見道『形生未質，名起未名。』」進云：「建立一切法礙？」師曰：「甚麼喚作一切法？」僧有省，師曰：「莫將支遁鶴，錯認右軍鵝。」

僧到，師問：「大德何處來？」僧曰：「廬山。」師曰：「古人道『不向廬山尋落處，象王鼻孔漫撩天』，如何是廬山落處？」僧曰：「舉即不難，傍觀者哂。」師曰：「不然，你且舉看。」僧云：「和尚尊重萬福。」師曰：「我還疑著汝。」僧云：「不消。」師休去。

僧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家家觀世音。」進云：「來後如何？」師曰：「旄頭星出現。」又問：「如何是最上一乘？」師曰：「藤穿篾縛。」進云：「意旨如何？」師曰：「三十年後。」

僧問：「興化和尚打克賓，意旨如何？」師曰：「我今日不曾打汝，引冤雪屈做甚麼礙？」進云：「維那道：『不入這保社。』興化道：『汝會了不入、不會不入？』那曰：『總不恁麼。』有甚過被打？」師曰：「若使總恁麼，打折拄杖亦未有喫棒分。」進云：「如何即是？」師便打。

僧到問：「古人道『山僧若要通消息，萬里無雲月上時』，此理如何？」師曰：「猶是階下漢。」進云：「請師接上階。」師曰：「放汝三十棒。」又一僧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師抗聲云：「汝又要我說聖說凡那？」進云：「前人道『去了也』。」師曰：「阿誰？」進云：「達磨。」師進前把住云：「不審老臊胡。」其僧罔然，師托開云：「偷乾薑[火*(敝-攵)]棗漢出去。」

僧問：「和尚百年後，向甚麼處去？」師曰：「千株松下角灣灣，百草頭邊亂[跳-兆+孛]跳。」

師燒火次，僧到，問曰：「如何是自性天真佛？」師曰：「與我搬取一束柴。」僧搬柴了又問，師曰：「這奴子好惡也不知。」便打。

僧問：「一毫穿眾穴時如何？」師曰：「直須自在。」進云：「自在後如何？」師曰：「日出東方夜落西。」

拈古

真歇了和尚道：「處處覓不得，有一處不覓自得。」良久云：「賊身已露。」

師云：「處處覓不得，且道何處不是？有一處不覓自得，人無下賤，下賤自生。」良久云：「甚麼處去也？賊身已露，還我

贓來。」乃曰：「真歇和尚秖解閉門作活，未知奪角衝關。且道如何是奪角衝關底句？」卓拄杖云：「扛沙入水。」

歸宗問僧云：「子裝束了何處去？」僧云：「諸方學五味禪去。」宗云：「我這裡一味禪，為甚麼不學？」僧云：「如何是一味禪？」宗便打。僧云：「莫打某甲，我會也。」宗云：「你作麼生會？」僧擬開口，宗又打。

師云：「這僧被宗老要關把定無處躲根，然雖如是，宗老亦被這僧穿卻鼻孔何處出氣。今日眾中或有代他出氣者麼？」眾無對，師自代云：「恩多成怨。」

頌古

經前題上，以字不成，八字不是，是甚麼字？

文彩纔彰字已成，不知此字喚何名，閱經三藏無搜處，忽聽雲堂板一聲。

黃龍選住持

宗師口直心猶直，鼻孔撩天不覆藏，床腳鐘樓當路虎，節文義理實難當。

魯祖面壁

要人省力自勞力，本自無端又起端，總令生佛未來會，也使鰻魚上竹竿。

睦州如喪考妣

去歲重陽曾賞菊，今年賞菊又重陽，人心爭柰自明暗，那事何曾有變常。

女子出定

世尊會說法，文殊用盡力，罔明彈指間，女子從定出，一火而鑄成，思量最難得。

青州布衫

衫子青州出，拈來重七斤，一百十二兩，莫錯定盤星。

趙州喫茶去

曾到未到喫茶去，空門侍者絕疏親，要將滋味均同得，一樣烹來普施人。

百丈開田

躬行數步，立展兩手，佛法大義，那箇不有，尋常論作是開田，毒氣何曾離得口。

僧問：「投子法身還受苦也無？」子曰：「地獄豈是天堂。」

天堂地獄由心造，了得無心罪福空，只有法身空不得，本來無影亦無蹤。

趙州問投子：「大死人活來時如何？」子云：「不許夜行，投明須到。」

死去活來有甚異，不行要地也無難，趙州差張三李四，投子撥李四張三。

夾山參船子和尚

藥山掩口，華亭覆舟，青天霹靂，白日血流，盡已盡人無盡盡，青山綠水自悠悠。

雲門日裏看山

日裏看山明白話，層層疊疊萬千重，天聰畢索耳根出，祖意西來在此中。

六祖荅不會佛法

碓頭三下三更鼓，夜半分燈過嶺南，親言不得又不會，灼見黃梅不妄傳。

僧問洞山：「清淨行人不入涅槃，破戒比丘不入地獄，何如？」山曰：「度盡無餘影，還他越涅槃。」

清淨破戒元無二，涅槃地獄有何形，不知度盡無遺影，一陣香風起少林。

德山托缽

平地洪濤起德山，雪峰隨浪挈波瀾，岩頭突出翻潮手，倒嶽傾湫鬧一番。

仰山一二三子偈

一二二三子，大鵬纔展翅，平目覆仰視，虛空誰把住？兩口無一舌，塵塵剎剎說，此是吾宗旨，言中無別事。

雪竇與李殿院并羽士秀才同坐，李問：「三教中誰尊？」竇下禪床叉手而立。李：「云何不道？」竇云：「對夫子而難言。」

試問教中誰是貴，側身叉手獨稱尊，這軀寶相人人具，何獨三家村裏尋。

馬祖離四句絕百非

勞倦頭痛卻不會，一盤托出不辜人，復云頭白與頭黑，可是饒金與益金。

達摩大師頌

胡鬚儱侗又顢頇，無聖無凡本廓然，一片赤心云不識，自知無計渡江南。

雪峰一日參德山，山云：「你與我喚義存來。」

冷灰荳爆呼侍者，欲通消息到潘郎，老婆一片心徒切，不是知音不洞房。

高峰上堂云：「盡十方世界是箇缽盂，汝等諸人，行住坐臥俱在裡許。若也識得，達摩大師與你為奴；若也未識，二時粥飯將甚麼喫？」

佛祖家風，衲僧活計，百姓日用，無不在內，喫粥喫飯，也要仔細。

巖頭三句

三句皆從內一句，不知一句又何來，吹毛利處言思斷，遍界巖頭笑滿腮。

香嚴獨腳頌

香嚴老人露刃劍，觸著應知命莫逃，總使鋒前超得過，也應脫殼換皮毛。

二庵主豎拳

但知春色無高下，誰信花開各不同，殺活縱擒非趙老，誰能識得老婆雄。

臺山婆子

驀直一條平坦坦，與他勘破太區區，崎嶇平坦都行遍，穩坐臺山樂故居。

抬頭有省

踏破草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尋常一樣窗前月，纔有梅花便不同。

次德山托缽頌

梅蘊芳姿將欲粉，春隨根蒂動香魂，東風吹出林間去，惹得遊蜂滾到今。

讚

觀音

云從聞思修，頓入三摩地，無為未必真，有作何所取？良哉濟世者，出此方便語，勿以耳聞聲，眼觀猶不許。某人寫爾形，目之皆可喜，若謂這箇是，遠之又遠矣。除此別相見，驢年何所似，突出劫前眸，鑑此慈悲體。

水月觀音

大智若水，大滿若月，自在體同，三無差別。是境界中，誰生誰滅？我作是解，認龜作鱉。

魚籃觀音

筐攜小鱗，索撩天價，遇知味人，可賣不賣。負之而趨，償馬郎債，翳形而去，從人笑怪。

指顧觀音

從聞思修，至成寶覺，曲盡時機，也知絡索。不耳聞聲，眼聞亦惡，一指頭禪，何處描摸。

題二祖圖

達摩何曾面壁，神光何曾立雪，圖者，如虫嚙木，偶爾成文；觀者，指鹿為駒，認龜作鱉。咄！

達摩

梁王殿上曾虧本，石壁巖前又弄奇，不是神光輕覷破，至今猶是雪花飛。

佛祖手卷

一隊老古錐，不知為甚麼，水石山樹邊，行住復坐臥，世外并世間，盡情俱說破，大地及虛空，都來無別箇。當央展向與人看，

黑白未分皆話墮。咄！

傳袈裟

塔前付囑無多子，百萬人天那裡尋，未審是誰成漏泄，至今殃禍及兒孫。

古卓真

若謂這箇是古卓，紙墨雲煙空索索；若謂這箇非古卓，丹青點出顏無錯。慈隆悲濟難掩藏，威容德相宜圖卻。老禪翁，何灑落，光風霽月心寥廓，捻藤杖，驗龍蛇，脫諸方鶻臭布衫；搖麈尾，闡玄言，開一隊生盲後學。兒孫不必漫搏量，酬恩秖在香一握。

義道中真

無希曰道，不倚曰中，二義一覺，了無所容。興衰補敝兮，頭頭合轍；革故鼎新兮，事事皆同。顯大悲之如幻三昧，開庭柏之據實心宗，湛然一寂歸真際，萬象森羅列下風。

玉峰圖

素璧為峰玉作山，大都俱在白伽藍，雲蒸霧擁元無滓，萬別千差總不班。銀世界中開寶相，水晶宮裡現優曇，象王放去無尋處，問取前三與後三。

三教圖

三家村裏元無事，行者須從坦道歸，到此腳根而未穩，依然打入是非堆。

師子端禪師

林端師子王，雲間曾返擲，人謂逞風流，我知示真實，毛彩付阿誰，至今絕消息。

無幻禪師語錄卷上(終)

無幻禪師語錄卷下

門人　　編集

偈頌

集無趣和尚語偈偶成三首

法偈不多句，言言是指南，掀開須自看，不被筆頭瞞。畫畫無長短，行行非正偏，恁麼猶未薦，何處問西傳。
逐物非良輩，循言豈丈夫，無思同木石，有念悉狐魔。擬議三千里，承當八萬途，如何為諦當，貓子問狸奴。
元自平常理，施勞早自欺，即今非是悟，往日不曾迷。所作皆如幻，安然本若愚，同參相訊問，直下一聲噓。

參禪偈十一首

參禪須猛烈，一切莫交涉，擬涉一絲毫，萬生參不徹。禪是眼中珠，如何著得屑？何用別尋頭，秤鎚元是鐵。
參禪不等閒，推倒人我山，敲出虛空髓，揮開佛祖關。追迴千古夢，放下是非擔，獨步千峰外，十方彈指間。
參禪須切己，不可從外覓，打水求杖痕，捫空尋鳥跡。要徹祖師機，頓超心意識，毘耶惟默然，少林秖面壁。
參禪不徒參，念念入虛玄，對境心無住，當機體自圓。真如何得失，本覺絕中邊，皓月無私照，千江空湛然。
入道方便門，參禪最第一，靜極已忘形，忘形心湛寂。湛寂合太虛，太虛無一物，無物即本來，千聖從茲出。
參禪須出類，玄機無伴侶，瞬目越三乘，揚眉超十地。喝散蝦蟆群，奔逃窠臼隊，傾盡野狐涎，直取少林髓。
參禪無後前，三際一時圓，踏著今時地，融通劫外天。一毛吞萬像，大海出微涓，參到無參處，回頭圓更圓。
參禪秖恁麼，恁麼已成多，一塵纔著鏡，萬像悉糊糢。風靜千江寂，雲空片月孤，語言前一著，仔細用工夫。
參禪非守中，隨處悟心宗，蛙鬧池塘月，蟬吟樹裏風。水流魚躍浪，花謝蝶翻空，覿體無餘物，何須執坐功。
參禪絕三思，直捷了言辭，實理非修證，真心無受持。泥牛哮吼去，石女點頭時，空劫前來事，行人知未知。

參禪活潑參，不可死測度，大藏半字無，毘耶一絡索。圓相弄泥團，捲簾成大錯，憶昔老瑞庵，面皮不知落。

示禪人六首

吾宗如湛海，微動即平沉，纔起修行念，牽歸知見林。技窮方得本，礦盡始知金，不立超玄志，終須落古今。
心閒無靜鬧，何必入林丘，猷動非真行，忘緣是正修。解空寧住寂，涉境不隨流，既達空王旨，冤家也聚頭。
菩提非取捨，何用歷多辛，識妄元非妄，尋真已失真。日晡剛道夜，臘盡便知春，時節因緣到，何曾昧本人。
曠劫循文字，都緣錯用心，為渠迷漏習，特地訪知音。理性無高下，機權有淺深，言前如未薦，七處轉難尋。
古德思修日，平時亦送迎，秖緣常自覺，所以不隨情。道體怕空寂，人心屢變更，一從聞見盡，觸處自分明。
直捷車溪路，逶迤更不迷，若將心向背，又見跡東西。須信力非力，無嫌齊不齊，腳頭如未穩，動步便沾泥。

山樓寄幻

疏慵難順世，徙跡憩雲邊，實際元無地，浮居聊借天。棲心空界上，縱目遠山巔，聞見絕朝市，憑虛了幻緣。

登烏瞻山

曲徑通玄路，樓臺迥碧空，霞氛籠石壁，秋色下梧桐。鶴唳階前月，猿啼澗底風，長歌人不見，深院白雲封。

辭招遊石湖

我懶不出戶，人來招勝遊，因思摩竭令，何事石湖舟。月吐半簷白，梧飄滿地秋，閒情誰委悉，應是我同流。

徑山回至圓明禪院關居二首

歲暮下空碧，來棲湖上關，八風門外撼，一竅箇中圓。白日誰為伴，黃昏我獨眠，通宵今古意，都在寂寥間。

莫謂居關逸，終朝不自閒，燈挑無燄火，香爇息心丹。禪坐未生體，經看無字函，盡形如此去，誰論釋和玄。

霅溪道中

我欲尋湖勝，乘閒渡霅溪，水平天上下，山險路高低；郭近煙連陌，莎長綠遍堤，呼童問行徑，指我石橋西。

詶西歸子

塵剎如來境，因何獨樂西，蘊空真樂土，心淨古阿彌；忍辱頻伽鳥，柔和寶樹枝，脫然憎愛盡，蓮蘊七珍池。

嘆皮袋子

檢點這皮囊，有甚堅牢計，足無半點根，喉有三分氣；呼吸如不來，榮枯一時棄，舉世盡難逃，幾人知是戲。

訪靜源禪友於金山

自適居之逸，無能更遠遊，因思舊相識，特入古林丘。山靄時還合，泉聲夜不收，靜來源既徹，方可渡中流。

入信七首

住世休忘出世因，進修須是契天真，多生昧卻靈明主，歷劫甘為懵懂人。萬聖不談心外法，千經皆演性中文，男兒具有衝天志，肯住權乘漸海濱。
禪宗一著非容易，務要當機究的真，或不現生而徹証，定應來世逐風塵。將參佛祖未來事，貴在從空放下心，我亦罔諳先聖旨，曷曾自肯謾因循。
大聖真規日可觀，不遵古典籍何般，狂心未息今須息，世事應寬就放寬。眼底紛紛奔渴鹿，天邊急急走飛凡，吾曹有志同參者，尚爾臨機亦被瞞。
真修畢竟宗圓頓，小果權乘未足奇，藥不瞑眩痾莫瘥，心非穎悟習難祛。儒云盡性方臻極，道曰修心可作基，祖佛代傳非外術，不應諱疾忌良醫。

修行先要識心王，弗識徒勞萬劫忙，若以一知為了當，不循法執便成狂。從前佛祖皆良範，續後兒孫可度量，寄語同參須仔細，莫教錯認女為郎。
參禪端為出囂塵，豈類尋常事等倫，呼吸順情迷本領，剎那忘照失元神。竿頭進步重加益，撒手懸崖亦未真，此度出頭須諦當，那堪烏暗謾因循。
大道明明似掌平，何須委曲復勞形，三千律法取心術，十二雄文卻妄箴。但莫縱情思善惡，亦非忘念昧靈明，去來今相渾無剩，覿體全彰不用尋。

山居十首

健則經行懶則眠，世間何物不相便，年年為客路常險，日日看山心自閒。事理極知須俊傑，安危未識總顢頇，當機不解離言說，空向雲林學指南。
貧無一物是吾家，日用般般豈足誇，五六百竿鄰舍竹，兩三四樹過墻花。雲山萬疊支晨供，瀑布千尋瀉午茶，好景自然天設就，不須辛苦強安排。
聞說煙霞有樂情，僕夫心渴入柴扃，但知棄世便安穩，豈識當機要眼明。蔬食也諳延歲月，敝廬還解暢平生，一朝未剖韶陽句，深負岩居與谷耕。
觸處逢渠莫聚頭，正堪頤養在林丘，多生業惑須先盡，曠劫無明趁早修。若把技能為實學，終成管見作時流，如同入國朝明主，擬到潼關即便休。
英靈衲子異尋常，坐究行參在撥忙，覷破身心如電露，嚴持戒律若冰霜。濃齋疊案慵趨席，好友呼渠不下床，颺卻萬般家裡看，但除自己別為狂。
搜窮三藏元非字，為甚因循不究心，有漏界中橫著腳，無為堂裡少知音。升沉六道安閒少，繫屬三途利害深，告報諸方玄學者，蒸砂無飯不須尋。
行非實德道非深，煞有人來問祖燈，一衲蒙頭貧似洗，通身徹骨冷如冰。自無半句閒枝葉，懶打諸家舊葛藤，傳與諸方龍象輩，多年學得百無能。
老去風霜入骨寒，此身當與死相看，心因直捷難迂曲，性本靈明不著瞞。趨座懶陪皆故紙，出門遙望盡驚湍，年來得箇安閒法，忘卻諸方五味禪。
吾生百拙交疏遠，門徑雖通絕送迎，經蠹昨開函有跡，病甦今與藥無情。生蘆可托充饑餒，舊習應宜速改更，分定不須重計較，

勞形役慮又生心。
世遠雲深視聽奇，了明方始絕狐疑，常聞澗底泥牛吼，每見山頭躍鯉魚。鴉噪鹿鳴皆活句，蘿墻蔓壁盡新題，無情有性咸平等，說法何曾有間離。

雪中即事二首

放去拈來有甚麼，分明大地絕纖瑕，青山點出天然境，茅屋粧來物外家。竹几無燈還待月，瓦缾有水不簪花，箇中會得真消息，眼裡平空又著沙。
詠雪看梅不意中，溪山常與我相同，明時意得依前暗，塞處情忘始見空。經濕推窗憑几曬，衣寒移座就爐烘，觀君體覓西來事，動止隨宜自合宗。

述懷

潦倒疏慵貧病漢，水邊林下了浮生，力微難作有為事，眼鈍慣看無字經。不著相禪隨處坐，離文字句及時賡，箇中非是從人辯，但有虛空是證明。

荅沖玄計居士

決意逃禪志不群，此心端的遠塵氛，莫隨有相光中轉，但向無言句外聞。夜後啟窗陪皓月，朝來移榻掃殘雲，非非是是從他去，日對煙爐柏子熏。

詠時弊三首

古德思修便退藏，今時渾不辯迍臧，調心未得歸真朴，應世還同在色莊。僅向口頭談般若，曷曾衣底鍊金剛，相逢盡道參禪好，那箇蒲團肯坐忘。
像季寥寥無正信，圓機直示匙承當，多將權化門為實，卻把祖師心盡忘。孰解活機開法眼，惟遵死句守枯樁，不由古道尋方便，捨父迷頭徒自狂。
平時總說心為主，一事相關主便忘，大抵物從心即正，多應心逐物成狂。空居未盡窮空理，識處難逃漏識忙，我輩又甘為事末，不知誰做出頭郎。

省身三首

四緣假合浮漚體，六識調和幻化身，畢竟有渠成我愛，定非無相別生嗔。因貪五欲投交報，為染情塵結死生，老去不諳知止計，驢年方得出沉淪。
此身危脆同漚泡，攝養殊方總不堅，錦褁玉餐猶未淨，調精運氣亦難全。通身莫禦蟲疣疾，九孔常流濁穢泉，如是這軀何所實，更於痴想望長年。。
波波挈挈甚來由，信類蜉蝣不久留，三寸氣存機未息，四因緣謝業難酬。無根壽命同萍跡，有限光陰若電流，身世大都俱放下，三根椽下且埋頭。

物外偶成六首

真寂自能含萬化，染心應不契斯宗，了然得旨虛空外，廓爾無心罔象中。簷溜滴聲何是水，竿幡流影定非風，未諳即境惟心者，到底將西喚作東。
法非頓漸與偏圓，祖意西來亦是權，了卻目前無一物，始知教外有單傳。洞山五位悟非悟，臨濟三玄然未然，剝盡許多閒骨董，威音誰定劫初前。
此事明明不屬他，無端捏目起狂華，炷香脫去心猶妄，點墨封回見已差。徹骨快須挨白刃，故鄉元不在三車，未能迸斷欄空索，拄杖千峰莫厭賒。
昇沉出沒非他物，動靜施為總在心，迷去實花難結果，悟來黃葉易成金。迦文謾說三周喻，慶喜徒勞七處尋，碧眼丈夫宜自看，莫教錯認定盤針。
至理從來絕妄真，工夫奚得論疏親，弘宗必藉超玄種，樹法還須過量人。不識月輪徒望指，未忘言路漫揚塵，幾多逐色隨香者，錯認青黃作曉春。
道非跨虎與降龍，貴在空空空不空，鶴唳鶯啼須辯的，蘆花月色漫雷同。即心是佛成見戲，指石為金亦妄通，除卻白拈提掇外，誰能鼓舞少林風。

遊山七首

幾年塵底臥樊籠，此日排雲上碧峰，踵頂已知天地小，懸崖不覺我人空。盤彎曲徑玄岐活，疊杳層臺法界重，平地揭開天上眼，萬方都在一觀中。

晴風暖日漫山行，拄杖橫擔百獸驚，透頂到峰雙舄健，磨灣轉角一身輕。煙霞罅裡攀蘿去，風月巔頭不憩程，直入萬千重上望，青山猶在白雲層。
拔地參天骨有靈，迥然突出太初形，懸崖瀑布翻空白，列石層巒過眼青。最大極尊無我相，通玄徹頂可人情，咸含眾類多生化，萬古乾坤得重名。
疊疊重重不盡山，人生能得幾躋攀，回頭塵世迢迢遠，屬目晴雲片片閒。萬仞崖巔無俗客，孤峰頂上有禪關，道人幻寄煙霞裡，不放浮名落世間。
跏趺盤結半山中，一念忘來萬境空，不向此間尋落處，更宜何地覓心宗。樹頭幽鳥啼新句，谷口閒花笑古風，一軸畫圖誰展卷，浮雲流水任西東。
欲訪知音上翠岑，登登直入亂霞深，經危涉險沿崖問，渡澗穿雲是處尋。但見奇峰高插漢，罕聞碩德嚮叢林，青山不動人非古，滿目秋風自慘吟。
拄杖挑雲上碧峰，芒鞋踏破古人蹤，孤笻探盡千江水，萬境收歸一芥中。別路迢迢回步近，遠山疊疊轉頭空，煙霞風味咸知悉，漫興歸來月又東。

行蹤二首

罔識凍流元是水，自甘跋涉走山川，芒鞋脫綻根塵破，布衲氈氅徹體寒。途路踐來咸險曲，飯羹嘗遍總餿餕，誰知廢盡通身汗，依舊眉毛在眼邊。
天真之性詎會殊，自去隨流失卻渠，動靜施為須達本，經行坐臥只如愚。心同木石閒諸想，量等虛空納萬餘，此理古今人共具，自來不特在頑余。

托缽

朝悠悠也暮悠悠，瀟灑元同不繫舟，一衲囊身知旅泊，千門乞食示生由。道非人與從誰覓，過在貪求合自修，隨處住於無所住，溪光雲影暫相留。

生日偶成

晝不看經夜不禪，順時調攝盡身緣，資生僅有三餐辦，俗慮渾無一念懸。落落太虛雲數片，泠泠空界月孤圓，行歌坐笑從吾適，

忘卻先天與後天。

村居

索居閒處未可獲，邂逅江村且適吾，除地竹高清氣爽，隔墻梅發暗香多。常陪夜月奚曾約，來慣幽禽不用呼，景物自成非力致，此中無寄欲如何。

荅同參

相逢盡說世途難，自向安中討不安，學道且忘名利路，修真應到髑髏乾。生緣豈用過前料，老計惟憑退後看，福利只宜隨力量，勞形役念悉無端。

荅梅村

一錫湖湘幾十秋，叢林想已飽經遊，臺山曾見文殊未，鷲嶺還逢迦葉不？衣止曹溪今孰守，燈懸少室近誰籌，憑公問箇真消息，傳與叢林作話頭。

登萬壽山懷古

短策來登萬壽山，松迴石徑白雲環，梵荷池上香猶在，空翠庭前鶴未還。坡老詩名盈海外，文翁禪語遍塵寰，生緣一日重流轉，掃盡藩籬滿世間。

春晴溪望

禪餘挈杖拄芳立，西望水容何太清，野老肯攜今日座，沙鷗未減舊時情。雲橫曉樹開還合，風送春帆去復輕，我勿放閒評世幻，獨看生相悉非生。

過圓明禪院二首

三尺烏藤一衲斑，暫來湖寺寄雲關，四簷有水絕輪跡，盡地無鄰得自閒。明月夜來非我約，好風時至不吾攀，禪流若解其中意，何用持盂更入山。

敝屋蕭蕭丈許慳，住來幽隱絕人，兩函梵唄一張几，獨箇蒲團七尺單。箇裡不懷榮辱夢，此中罔有是非關，花開花落隨他去，也笑春風空往還。

荅見招

吾生百拙難酬世，潦倒惟堪在息機，往事不能重記憶，鈍根還得自提撕。饑瘡作患煨新芋，病骨逢寒補敝衣，日用但隨緣過日，豈甘逾分落便宜。

荅幻上人日用工夫

禪兄詢問做工夫，老我生涯苦不多，日啜兩餐無米飯，夜參一箇嘴盧都。情山岌[山/聿]和根拔，欲海翻瀾徹底枯，末後一機難舉似，石人撫掌笑呵呵。

頌清淨經內觀其心心無其心(云云)

遠觀內外皆無物，罔識能觀是甚人，有見固知非解脫，循空應是昧天真。纖塵不立猶迷跡，當處常靈墮識神，秖箇不依他去住，自無今古自昇平。

知幻究真

大地山河皆幻有，從渠處覓匪家珍，色空明暗如難會，見覺聞知總未真。池底金烏形在日，目中童子影歸人，指盲盡作圓融理，猶滯功家五位勳。

念佛頌四首

發心念佛循公道，念念無私佛即靈，念到公私俱不現，惟心惟佛更何論。
正心念佛無多子，一句明明不覆藏，若在此中親薦得，蓮花處處自生香。
念佛休論閑與忙，時時無間始相當，一聲喚醒慈悲主，剎剎塵塵是淨邦。
真心念佛錦添花，功德難量等海沙，六處顯然全體現，同名同號更無差。

指心八首

動口全拋一片心，擬思量處不知音，百千年外看家話，倒腹傾腸說與君。
起念求心心即念，頓然無念念無心，九重之內常為主，徹古該今不動尊。
忙忙尋覓主人翁，囚地逢渠枉費工，不是一番顛倒力，爭知夜半日輪紅。
盡心竭力用工夫，內外推求實總無，正恁麼時無計可，忽聽村內一聲歌。
作用施為總是心，急須薦取莫沉吟，但於事上通無事，錯亂縱橫總是真。
即心即佛隔皮言，非佛非心亦是權，端的要知真實處，直須吐盡野狐涎。
欲覓如如不動心，飛沙走石蒲山林，雷轟電捲翻滄海，總是平常這箇人。
覓心起處不可得，忽地起來難料量，不是道人無把捉，十方諸佛也難詳。

牧牛圖

尋牛

排雲撥霧細搜尋，幽壑重巖轉更深，忽聽子規聲斷處，夕陽回首自沉吟。

見跡

山邊水際已來多，滿路蹄痕見也麼，雨後峰前雲冷淡，角端影影更無他。

見牛

樹底黃鶯囀一聲，巖前水牯[跳-兆+孛]然興，當央鼻竅無迴避，短索慌忙貫未成。

得牛

驀頭牽轉這頑皮，野劣麤狂漫漫除，春色上階芳草綠，白雲堆裏共安居。

牧護

得渠到手莫丟閒，收放繩頭經幾番，掉尾碧天雲影落，那容足跡到人間。

騎歸

水山情足便歸家，穩坐騰騰步落霞，吹斷沒腔無孔笛，此回誰復更爭牙。

存人

歸來寂寂臥空山，簑笠鞭繩一併閒，溪北溪南消息斷，坦然高枕白雲間。

相忘

了然無事萬機空，廓爾虛靈面面通，綠樹溪邊青草足，碧天雲影任西東。

還源

見聞聲色不施功，堪笑從前自瞎聾，春到樹頭鶯語滑，家無四壁日輪紅。

入廛

這漢堂堂出眾流，羅龍打鳳未嘗休，等閒拈起龜毛拂，挂在虛空眼角頭。

六根

眼

一雙清碧晝長舒，俯仰周旋得自如，觀盡江山諸物色，自家眉睫不相知。

耳

一竅靈通兩朵根，音聲都向箇中分，幾多溺聽流淫地，智者知機入妙門。

鼻

秖因空直通靈竅，氣息毫釐不許瞞，野鴨過時曾受觸，桂花香處得親傳。

舌

搖動莫教無諦當，吉凶榮辱箇中來，未能得斷言思路，不若深藏甚妙哉。

身

美同天地真難得，危若漚花不久長，欲證金剛無漏體，急將骨肉報爺娘。

意

方堪息慮停機處，瞥地昏沉散亂來，變想多端無可料，妙觀察智絕刪裁。

雲棲六景

回耀峰

陽烏飛轉耀西峰，道是無私也未公，爭似衲僧曾返照，大千都在一觀中。

寶刀巖

吹毛劍與活人刀，盡為勞生直下拋，這箇插天無面背，至今元不動纖毫。

壁觀峰

九年面爾成何事，今日誰甘又向君，應是赤鬚無伎倆，借來引彼未惺人。

青龍泉

靈涎瀉出真珠沫，觸著渾身冷汗流，未了衲僧沾一滴，劫初禪病即時休。

聖義泉

泉為甚麼名聖義，聖從何起義何來，是人識得根源去，五葉蓮花次第開。

金液泉

這些流出本無多，盡大地人用不竭，五湖四海悉平瀰，尚餘潤彼青蓮葉。

荅見卓

不持冀掃本無塵，爭柰貧兒未到門，不動步兮俱踏遍，甚麼喚作昔時人。

無生

一剎那間應萬端，頭頭顯現不誰瞞，禪兄若問其中意，白日青天仔細看。

鑄鐘

自向紅爐煆得成，高低隨扣發洪音，為他裡許無些子，一吼能惺萬劫昏。

拄杖

壁立一條無甚巧，施為動轉活如龍，衲僧相見通消息，點著須教立下風。

火炮

團圞無縫罅，綿密不通風，一點無明裂，分身剎土中。

拄杖

無葉又無梢，心空節節高，生來無委曲，到底赤條條。

層巒夕照

層巒開夕霽，祇樹隱琳宮，雲外通樵客，尋梁渡此中。

巖臺夜月

巖臺雲不到，冰鑑透重湖，試問寒山子，今宵意若何。

寒江釣雪

寒花舞太虛，萬像換人日，垂絲未有心，孤吟恨無續。

龕銘

死則寄幻，生則藏醜，無去來底，汝不能囿。

雜詠

山中四威儀

山中行，暢幽情，忽聞樹底泉吹笙，千峰踏破歸來晚，玉露一杯誰共傾。
山中住，無俗慮，但看落葉溪流去，你無情也我無情，翠微深處雲千樹。

山中坐，忘今古，鶉衣百結當胸破，不將黃葉戲兒啼，肯信空花開幾度。
山中臥，全身露，老大乾坤只一箇，羅雲為帳月為鉤，伸去縮來都是我。

又

山中行，飛霞襯，履輕懸崖去，撒手上崚嶒。
山中住，蘿屋依，巖樹露堂堂，千聖無尋處。
山中坐，幾度朝，還暮沒來由，閒看空華墮。
山中臥，衲被從，教破赤條條，自有娘生褲。

心量歌

這一物，甚奇偉，亙古亙今怕不毀，秖為離名離相來，無見無聞人未委。本無形，本無跡，無去無來明歷歷，捏不成團撒不開，隨呼隨應何曾失。本非黃，本非赤，非紫非紅非黑白，萬般顏色不屬渠，渠儂卻會分諸色。非是韻，非是聲，亦非梵語與唐音，雖然不屬音聲相，渠是音聲個主人。非是垢，非是淨，垢淨從人所染病，渠儂元不涉毫釐，端在其中為號令。也能大，也能小，小大方圓無剩少，小則鶖子也難窺，大則魔醯無見表。也能凡，也能聖，凡聖盡從渠顯應，凡因逐妄繫幽囚，聖則從渠常妙淨。又能善，又能惡，善惡二途俱造作，善福生天亦是渠，惡業受罪非他縛。亦能顯，亦能隱，隱顯從來無定準，顯時現出萬般形，隱處埋藏無見影。亦能空，亦能有，空有二途俱不守，大用繁興渠作為，空宗一著他為首。人無渠，形體爛，獸無渠，行不慣，禽鳥無渠翅莫翔，魚鱉無渠鱗甲散。天無渠，何以清，地無渠，何以寧，王侯無渠國不治，萬化無渠總失真。盡乾坤，同日月，大千沙界從渠攝。上至佛，下至蟻，佛與含靈無不具，諸佛悟此證菩提，萬彙迷茲輪惡趣。衲僧家，須奮志，剔起眉毛當薦是，不識渠兮智即愚，識得渠兮愚即智。休擬議，祖佛從來無別意。咄！三大劫修秖為渠。

十二時歌

平旦寅，修行初不墮尋文，心存了義尚不許，豈徒紙上費精神。
日出卯，真色道人沒奇巧，絕學無為未到家，那堪門外打之遶。
食時辰，飲喙隨緣續命根，飯飽洗缽人盡會，拋匙擲箸誰同倫。

禺中巳，雨前香味無多子，未來曾到均一甌，不解喫的甘渴死。
日南午，威光遍界輝今古，逃形怖影難出頭，接響承虛何處躲。
日昳未，深撥地罏煨紫芋，甘香來到鼻尖頭，試問禪流會不會。
晡時申，龜毛繩子束樵薪，擔頭防脫牢牢繫，佛手驢腳何相親。
日沒酉，窮子莫循門外走，山南石虎解巡更，急須收拾子湖狗。
黃昏戌，萬事千機都寢息，纖毫不見露堂堂，一物也無明歷歷。
人定亥，魔來佛來都是歹，一根拄杖驀頭揮，盡教趁出虛空外。
半夜子，佛祖命根都在此，五白花貓叫一聲，床頭老鼠偷心死。
雞鳴丑，提起衲衣頻抖擻，諸山野干出頭來，吒地一聲師子吼。

題徑山植樹行者

劫初有樹名菩提，般若幹兮金剛枝，不滋雨露宛自茂，累經扳折顏無移。有一道人親拔得，無陰陽地深培植，雲蒸水發摩尼香，日炙風吹太古色。道人得之宜自保，頃刻莫教藤蔓繞，元非智藥移將來，不識這株何處討。道人保之宜自重，不與千林萬林共，常將智慧水溉根，莫被八風輕撼動。道人重之宜自固，迦文昔日曾為座，不離自己腳根邊，日用森森靡不露。道人固之宜自悟，莫弄閒條功不數，抱根守節到春深，定有枝頭香果墮。

勝果寺月岩秋夜有懷

蕭蕭林木秋風起，澄霽斂氛淨若洗，鴻蒙一竅誰鑿開，中有神光流萬里。夜涼人坐更且深，明簾高捲南山岑，石臺霧冷翠欲滴，靈巖雨歇青嶙嶙。境寂林虛空籟息，桂枝錯落飄金粒，冰丸輾破碧琉璃，突兀萬峰銀海出。有時渾不辯西東，白雲滿地曇花重，珊瑚倒影入龍窟，驪珠掘出輝晴空。有時渾不分真假，左之右之實瀟灑，耀古騰今跡未形，此身元不在陶冶。有時拂衲憑閒楞，仰觀八極冰壺清，狂歌一發不可禦，木人起舞彈瑤琴。有時振衣步虛白，笑看一輪明歷歷，唯有寒山拍手歸，堂堂萬古誰相識。誰相識，千山影落西湖碧。九年底事孰為真，一語不加猶狼籍。猶狼籍，夢眼豁開扶杖立。審思寰海高尚人，烏不來斯謝塵[土*孛]，分明只在眉睫間，萬壑千山追未及。

號偈

月庵

我月從來無比況，寒山有口道不得。我庵畢竟絕安排，公輸何處施繩墨。不月而月照大千，是庵非庵容百億，月庵住處總不然，長天永夜輝秋白。

潮音堂聽泉

娘生兩竅甚玲瓏，納入潮音八萬重，鎮夜寥寥無間隙，終朝汩汩盡歸空。聲來耳畔聆非切，耳往聲邊聽未聰，除是返聞聞不已，五湖四海悉流通。

證川上人

滔滔一脈從何起，萬里悠悠實暢然，逢直遇灣無彼此，隨高沿下自盤桓。源頭活潑流無竭，徹底澄清攪不汍，任是海龍施盡力，不能沾著一毫端。

桂秋宇

長空淅淅來秋風，奇雲薄霧潛其蹤，香分萬斛敷古桂，聲鼓兩耳鳴寒蛩。玉宇無塵淨若洗，金波有月溶如朧，上人玄境既雅適，安與檜枳同其功。

日巖

金烏躍出群昏絕，萬壑千峰俱皎潔，圓陀陀也靡不周，玉卓卓兮恒聳列。無心運用利濟多，當處出生機智活，吾儕猶慮照裡迷，格外道人承此說。

卓庵

無陰陽地渾平坦，信手拈來結個庵，卓處豈惟閒禁忌，住來不復論司南。因無定向忘賓主，肯事權乘落二三，未否此中誰委悉，遶簷松竹是同參。

了心

三際求心不可得，了之一字復云何，當機不作語言會，覿體掀開影像窠。海底泥牛時吼月，山頭石女夜拋梭，虛空落地須彌碎，

笑倒傍觀碧眼胡。

萃林

栴檀林是師子窟，拔萃超群從此出，擬欲將為叢蓑觀，脫然盡作荒郊色。是萃無分青與黃，茲林不屬寬和窄，西風鼓動少林枝，皮膚脫落唯真實。

復元

元非失去今將復，達者深明習未祛，習盡始知元具足，能祛還是習根基。塵埋古鏡光常滿，霧捲長空月便輝，碧眼丈夫當自省，不應惡疾忌良醫。

六觀

突出劫前眸，面南觀北斗，六即本來無，一亦未曾有。擊碎驪龍珠，笑破虛空口，更擬問如何，七七四十九。

佛事

為沈居士秉炬

昔日道吾和尚云：「生也不道，死也不道，即今是生耶、是死耶？」侍棺女子，哭聲阿耶阿耶。師曰：「這女郎倒委悉在。」遂執火把云：「若喚作火，落在窠臼中，不喚作火，斬頭求活。畢竟喚作甚麼？」擲下火把云：「漫騰騰地煖烘烘。」

為石庵殿主秉炬

「三陽一轉群陰絕，某人胡為不賞節，歸鞭著在春日前，針頭削下千觔鐵。」以火把打一圓相，云：「某還見麼，若謂這個是火，十方世界無你唾唾；若謂不是火，五葉蓮花開朵朵。咄！」

為童兒秉炬

一點無明是禍胎，為渠撞入是非堆，今朝拋卻娘生殼，始信從前蹉路來。某三緣和合，親憐掌上之珍，四大各離，人起愛中之慘。是

汝幻生幻滅，教人涉愛涉憎，不唯悲喜昧天真，亦且牽纏生罪業。今則到這裏，情愛頓空，冤親平等，業債從斯而截斷，覺心由是以開明，明不執明，斷無斷性，方可禮覲德生童子，來參勝熱明師，與善財眾藝把手並行去也。其或未然，再聽後偈。咦！亙天紅燄元非火，劫外靈光本自然。

秉炬

「出生入死人難免，何故悠悠不我思，投老不知歸處事，夕陽芳草悔時遲。某，你生則生矣，既往不追；滅今滅兮，還知歸否？念你生平未究，畢竟難明，如果其言，諦聽我說。生則生你身，滅則滅你形，本性無生滅，天中號獨尊，念起世界起，念寂世界止，所以祖師心，直示真如理。」拈起拂子云：「還見麼？」遂擊拂子云：「還聞麼？即此見聞非見聞，無餘聲色可呈君，箇中參到無參處，始信凡心即佛心。某，如斯言下可會得麼？其或未然，再聽後偈。咦！三昧火中全體露，九蓮花裏蘊童真。」

移舊骨入塔

「一曲陽春本現成，大音之下必希聲，石郎彈出宮商調，總是聾人也解聽。古德道『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為人』，又有一宿云『逢人則出，出則不為人』。今日本庵定中大德，是逢人耶？不逢人耶？拄杖子與我定當看。」遂指一指云：「從這裡去。」

挂真

「東籬黃菊霜容褪，西院老僧歸興濃，幾十年前春夢斷，翻身又入畫圖中。某今則收因結果，捨妄歸真，佛境既現前，法身藏不得。諸仁者還見麼？謂是本來面目，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謂非本來面目，則一切是法無非法者。還會麼？若也會得，不須拈出，則某與老彌陀把手共行；如或未然，則沖上座與你等揭去也。」遂揭起云：「百尺竿頭須進步，十方世界示全身。」
無幻禪師語錄卷下(終)

無幻禪師行狀

師諱性沖，號古湛，禾郡秀水人，俗姓張。育之夕，母卜氏，夢橋上一雞飛而沖天，因名曰橋。嬰時每啼不止，唯以供具列于前，即

輟。卯歲與群兒戲，以瓦石甃殿宇，取上塑佛像，率群兒羅拜。既娶，生一子，甫四歲，每嘆曰：「塵勞膠固，曷得出離？」會業師方硯山指師看佛經，師即留心內典，且復問于方曰：「教可出世乎？」方曰：「子看經有省耶？」師曰：「三藏十二部，大約秖是筌蹄耳。」方曰：「汝郡無趣老人，臨濟兒孫也，野翁曉禪師之的傳，乃本色道流，扣之必為子之所重。」師欣然往參之。趣老曰：「吾待子久矣，子平日作甚麼？」師曰：「粗涉佛典。」趣遂訶曰：「記此一絡索，汙汝一片清白地。可付諸長流，方堪與語。」師即懇求捷徑，趣誨以教外別傳之旨。師蒙誨即欲出家，母不聽，乃依于圓明寺訓蒙膳親，朝夕參究，有所契入。母棄世後，始剃染。欲結庵徑山，往辭趣，趣囑曰：「子緣在水邊，今姑從汝志。」時趣老欲焚棄生平所作偈頌，師乞稿以集之，既就往見，趣問曰：「子向在甚麼處？」師曰：「徑山做得甚麼事？」曰：「某甲買得一段田，收得原本契書。請和尚僉押。」即將集本呈上。趣接得展看曰：「這箇是我底汝底鄴？」師曰：「和尚莫搶奪行市。」趣擲下集本，師即趨而出已，而呈四偈。趣莞爾曰：「非語言文字也，是汝作底麼？」師曰：「某甲鼓粥飯氣，若謂有所得，辜負和尚不少。」趣點首，遂傳衣法，并偈曰：「師傳拈花宗，示我微笑法，親手展付汝，持奉遍塵剎。」趣入滅後，師復住徑山三年，因思前囑下山，禁足于圓明三載，既而啟關。有車溪庵僧證川者敦請師居，于是寄跡于庵二十餘年，本庵僧葺禪室以安眾，接待方來。遐邇聞風，參請不絕，日與衲子輩商確一大事，罔不悅服。素能儉以自處，惠以及人，凡一切利濟之事，傾缽資助成之。戒律冰霜，辭色溫雅，始終一致，無出世心。適萬曆庚戌春，徑山建禪期主事僧與禪衲請師領眾，師固辭之。次年復請，不得已赴之，半載餘而脾疾作，歸車溪病益甚，至辛亥季冬四日，囑後事畢，端坐而逝，闍維奉靈骨塔于徑山。師之法語偈頌，門人記錄之，以廣流通。師生于嘉靖庚子十一月廿一日，世壽七十二臘三十，白衣時號無幻，人皆稱之無幻云。

門人慧廣等稽首述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